

# 三江源移民文化的演进与博弈

## ——以青海省贵南县过马营镇移民新村为例

薛立娟, 史玉梅

(青海大学 社会科学系, 青海 西宁 810016)

**摘要:**来自三江源牧区的多个藏族村落在城镇附近定居形成新的移民村落之后,其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研究通过对三江源腹地海南州贵南县过马营镇藏族移民新村的田野调查,从语言、服饰、饮食、住房、教育观念等方面考察移民新村文化变迁趋向,发现三江源移民区文化变迁的最大特征是经历了演进博弈的过程后,移民文化经由个体的突破与群体的选择渐次模铸形成。

**关键词:**三江源区;演进博弈;移民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3)05-0032-05

### 一、研究基本概况

#### (一)区域生态环境

“三江源”是指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对中国的生态状况有着明显的调适作用,在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中更具突出地位。多年来由于人为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鉴于此原因,2009年5月1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试验总体方案》。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第181次常务会议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并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试验总体方案》。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地区[2012]41号文件正式印发了《方案》。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青海省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海南州的21个县和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比《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总体规划》中划定的16县1镇的总面积,增加了3.2万平方公里。

过马营镇位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东北部,该镇南北长143公里,东西宽103公里。西邻木格滩,北望龙羊峡与沙沟乡、东与泽库县接壤,东南与贵德县河西镇、新街乡接壤,南邻森多乡,面积1919.6平方公里,占贵南县总面积的28.8%,是贵南县的东大门。过马营镇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藏、汉、回、土、蒙古等10个民族,已经有98%牧民实现定居。过马营自2001年8月1日撤乡建镇,随着集镇中心辐射不断扩大,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工商、金融、税务、司法、居委会等机构设置齐全。过马营镇滩地、高山、丘陵、沟谷相间分布,黄河在北缘自西向东蜿蜒而过,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海拔约在2000~3000米之间,土质以栗钙土为主,土层厚,较疏松,多生禾本科牧草,是全镇的主要冬春草场。过马营镇的经济以牧业为主,兼少量农业,全境土地面积为270.4万亩,其中草场面积209.93万亩,使畜牧业成为过马营镇的支柱产业,适宜耕种的土地主要种植青稞、油菜为主的农作物。<sup>[1]</sup>

#### (二)研究地点和方法

本研究对象过马营镇的移民新村于2007年开始修建,

收稿日期:2013-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江源地区藏族人口流动现状和社会影响研究——以青海省贵南县藏族人口流动研究为例》(09BRK004)

作者简介:薛立娟(1987-),女,汉族,河北唐山人,青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史玉梅(1965-),女,蒙古族,青海西宁市,青海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乡土文化。

距离过马营镇 2.5 公里。2009 年 10 月在具备必备的生活条件(通路、通水、通电)后,过马营镇所属 5 个藏族村落的群众先后迁移到移民新村。这 5 个村分别是为保护木格滩草场

而实行禁牧搬迁的切扎、沙加村,为修建拉西瓦水电站<sup>①</sup>而搬迁的多拉、达拉、日安村。搬迁前 5 个村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搬迁前 5 村的基本情况

村庄	与镇府的方位	户数	人口	生产方式	通电情况
切扎村	西北 13 公里	145 户	895 人	以牧为主	通电
沙加村	西北 14 公里	202 户	1271 人	以牧为主	没有通电
多拉村	北部 32 公里	96 户	572 人	以牧为主兼营小块农业	没有通电
达拉村	东北部 34 公里	131 户	743 人	以牧为主兼营小块农业	没有通电
日安村	东北 20 公里	96 户	676 人	以牧为主兼营小块农业	通电

搬迁后各村群众集中安置在移民新村。由国家出资建设带有藏式风格的院落,每家宅基地大小相等,占地一亩六分,其中住房面积为 69 平方米,温室羊棚为 120 平方米。家庭人口超过 5 人以上的村民基本都面临着住房拥挤的难题,有条件的村民就在住房旁边又加盖新房,来解决住房问题。住房格局分布大体相同,中间客厅部分面积最大,摆设布置

的也很讲究。经济条件一般的村民家里都有电视、洗衣机、组合家具、沙发等。经济条件较好又比较讲究的移民家里,客厅布置的整齐气派,地上铺了地板,还摆上皮沙发等时下相当流行的组合家具。左小间是厨房,有暖炕,老人最愿住在这里,平时没事就坐在火炉旁做一些佛事活动。

表 2 搬迁后移民村的基本人口情况

村名	户数(户)	男人数量(人)	女人数量(人)	总数量(人)
多拉村	139	452	348	800
达拉村	202	500	652	1152
日安村	172	450	373	823
切扎村	149	720	300	1020
沙加村	179	607	713	1320

本次调查于 2013 年 1 月—2 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 份,实际收回 118 份,因为调查期间是冬季,牧民闲暇时间较多,加之恰逢春节假期,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村,所以问卷发放较为顺利。因语言上的沟通问题,本次问卷均由经

过培训的翻译人员负责发放、翻译及回收。问卷的内容涉及住房、语言、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也以开放式访谈的形式对一些家庭和个人进行了访谈。

表 3 调查对象情况一览表

单位(人)

基本情况	问卷调查中实际人数分布				
	男性(68)		女性(50)		
年龄	18~30 岁(42)	31~40 岁(22)	41~50 岁(22)	51~60 岁(16)	60 岁以上(16)
婚姻状况	已婚(71)		未婚(38)	离婚丧偶(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81)	初中(15)	高中(13)	中专、职技校(9)	大专及以上(0)
家庭人口数	2 人(5)	3 人(37)	4 人(43)	5 人以上(33)	
合计	118				

## 二、新村移民适应中的演进与博弈

新村移民要适应新居住地的生活环境,就要一定程度上改变藏族传统生产方式。因此,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迅速地适应现在的生活,如何及时调整自身行为,使之与现在的生活能和谐相处,成为移民群众的首要任务。新村移民适应新生

活的同时也是同藏族原有文化不断演进博弈的过程,群体通过选择和突变,寻求一种既能保留藏族群原有文化、又与现代新生活相适应的“新文化”,从而达到和谐状态。

### (一)被动到主动:语言转换中的演进博弈

新村移民语言方面的适应与变化,是他们适应迁入地生

<sup>①</sup>拉西瓦水电站是黄河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规划的第二座大型梯级电站,坝址位于青海省贵德县与贵南县交界处。

活环境的一种体现。兰佛在研究东南亚难民在法国、加拿大、美国的社会适应性时发现,尽管对这些难民来说语言技巧的提高很重要,但是仍可以心照不宣地认为当他们积极的投入到有偿性的活动中去,他们的语言技巧很快会得到提高。<sup>[2]</sup>与此相类似的是,新村移民到贵南县或去其他地方打工时已经开始学习普通话。新村移民在回答“使用何种语言与其他群体交流的时候”,有1.7%的人选择开始用汉语交流,28.0%的人选择汉藏双语混合来进行交流。由此观之,汉语已经开始进入移民新村藏族的生活。在调查中,一些年轻人已经可以用汉语进行日常交际。过马营镇寄宿制小学的语文课已经用藏汉双语进行教学,同时开设了英语课程,这暗示着将有更多的藏族群体使用其他的语言。调查中发现仍有70.3%的人选择用藏语和当地的汉族进行交流,这类人群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很大一部分是在家里待业,访谈中日安村的村长吉本告诉笔者说:

现在最大的生活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将来草场越来越少了,放牧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又没有什么文化,不懂得技术,即使打工,现在工作也很难找,很多村民基本上连汉语都不会说,又不肯去学习,语言、手工艺等各方面都很落后,即使去了城里打工,也根本站不住脚。

藏族对藏语存在天然的认同感,同时一些藏族群体也认为汉语或其他语言不是本民族的语言而拒绝学习或使用,又由于年龄、文化水平、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局限,他们学习本民族之外的其他语言很困难,所以他们不愿或无法学习其他语言。这导致很大一部分村民要靠政府的补贴生活,调查中有49人,占调查对象总人数的41.5%的新村移民,选择要靠退耕还林还草补助作为家庭纯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迫于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年轻一代开始主动学习汉语言。但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年纪稍长的藏族群体认为藏语才是本族群应该使用的语言,语言上这种潜在的对抗是新村移民在适应现在的生活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在新的场域环境中,藏族群体要想顺利的融入新的生活就不可避免的受外界文化的影响,而语言方面的适应是最直观的表现。藏族群体即使能学习或运用汉语,藏语在这些藏族群体心中的地位也不是汉语能够撼动的,因为这种语言上的更替与交融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藏族群体的普遍认同,藏族群体总会想办法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因子。可以预测,语言上这种潜在的对抗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新村移民进入更加宽泛的社会场域之后,他们将直接面临全球化的冲击,这种语言的对抗会慢慢显得淡化。因此语言上的变迁与适应是移民新村藏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演进博弈过程的一个表现。

### (二)多向的选择:服饰方面的演进博弈

移民新村便利的地理位置使新村移民和外界接触频繁,新村移民尤其是年轻人在服饰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原来生活在牧区的他们不管男女老少都穿藏服,有什么重大的节日,还要好好装扮一番,服装、配饰、发式都要精心选择。自搬迁到移民新村后,交通便利及全球化的影响使新村移民能广泛的接触新的服饰文化,和住在原牧区时相比,住在移民

新村穿藏服的男性已经很少见,年轻人更喜欢赶潮流,很喜欢穿牛仔裤、T恤、运动鞋,而老人和妇女则钟情于藏服。在此次调查中发现有79人,占总人数的66.9%的新村移民认为在搬到新村移民之后衣着方面的开支明显比以前有显著的增加。在访谈中当问到现在为什么穿藏服的新村移民越来越少时,更藏才让这样说:

现在很多男人要经常出去办事,藏服显得太笨重,穿着藏服出去办事不太方便,很多男人即使在家里也都不常穿藏服了,只有老人和妇女还经常穿。老人平时主要在家里,念念经什么的,穿藏服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不穿的话心里就觉得不踏实。

王明珂认为:“虽然体质和文化特征不是客观划分族群的标准和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但却是人们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和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sup>[3]</sup>由此观之,文化特征的差异对于族群之间的认同仍然起到维系作用。但从服饰方面来看,新村移民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能从服饰方面作为藏族族群的认同工具。

演进博弈理论在移民新村服饰方面反映的最为明显,老人、妇女与外界接触机会较少,老人大多数住在移民新村中,在服饰的选择上平时大多都以藏服为主,传统思想“男主外女主内”对妇女影响依然较大,妇女大多数时间都在忙家务,这使她们在服饰方面更倾向于接受藏服。而男人和年轻人在随着与外界接触不断增多后,服饰方面明显受到外界服饰文化的影响,致使他们在服饰上比其他群体有更大的选择性。可以看出:移民新村的人们在服饰的选择上是多向的,这种服饰上更加宽泛的选择会使藏族族群的服饰文化发生明显的变化,“保守的藏服”与“新潮的现代服饰”无论哪一方的“胜利”都是暂时的,这种文化上的演进博弈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即使有二者中的一方暂时取得胜利或二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服饰文化,其过程也是一个演进博弈的过程。

### (三)从单一到丰富:饮食中的演进博弈

新村移民的饮食习俗与原来的饮食习俗相差不大,但仍存在变化。从饮食种类而言,原来在牧区每个藏族家庭基本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主要以牛羊肉、奶制品如酥油、曲拉<sup>①</sup>、酸奶为主,日常饮料是奶茶。在藏族群体搬到移民新村后,他们的饮食品种却比原来丰富了很多,交通上的便利使新村移民更加青睐于蔬菜、水果等食品。面食也开始受到藏族群体的普遍欢迎,油炸的油饼、油条都是藏族群体现在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食物,即使有喝奶茶的习惯,也有其他饮品融入其中。村民看吉这样告诉笔者:

由于国家在不断的禁牧,放牧的草场越来越少,这使得牧民们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吃肉了,羊太少了,牛羊肉又太贵,只得逢年过节才舍得宰只羊。

新村移民搬到移民新村后,逐渐改变了过去以肉类、奶类、糌粑为主的饮食习惯,蔬菜、水果、面食已成为人们常见

<sup>①</sup> 曲拉:奶酪颗粒,制作酥油时把分离出的奶油经过熬煮后倒入干净的白布袋,让水份慢慢沥干澄尽,剩在布兜之中的就是曲拉。

的食物来源。饮食习惯的逐渐改变是新村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下重新作出的选择,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可以使新村移民很容易就买到其他种类的食物。新村移民在饮食结构方面不像以前在牧区那样依赖牛羊肉、奶制品如酥油、曲拉、酸奶,由于传统的食物基本都来自于牛羊,新村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没有更多牛羊,加之牛羊肉的价格不断上涨致使新村移民不断寻求新的食物种类来替代牛羊肉。生活上的便利也会使新村移民有更多的选择,更加注重饮食上均衡与合理搭配。从而使新村移民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变化。调查显示:有63.6%的调查对象认为在食品方面的开支也比以前在牧区有明显的提高。“新的突变其实也是一种选择,但只有好的策略才能生存下来。选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与模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适应性的且不断改变的”。<sup>[4]</sup>这种饮食习惯的博弈行为是不断发展的,不断随着时间发展和博弈的进行而调节自身的饮食习惯。

#### (四)住房的巨变:住与不住的矛盾纠结

雷文斯坦认为:“迁入地的吸引力比迁出地的推力更为重要,各种压迫人的法律、沉重的赋税、恶劣的气候、不良的社会环境等都产生并仍然产生着迁移流;但是这些迁移流,没有一个能与人类内在的、要在物质方面过得‘更好’的愿望所形成的迁移流相媲美。”<sup>[5]</sup>而在移民新村能让牧民切身感受到的物质条件方面最大变化就是住房条件的改善。当问到“您对现在的住房条件满意吗”时,只有11%的藏族群体对住房情况不满意,89%的藏族群体都对现在的住房很满意。访谈中村民达娃才让这样说:

现在我对住的还算满意,和以前相比条件好得多了,以前我们住的都很分散,各家之间离的都很远,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而且基本上都是土房土墙,有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甚至连门都没有,还不通电也不通水,生活上很不方便。现在好多了,家家都住上了瓦房,又都通电通水了,条件好多了。

移民新村的住房条件比原牧区的条件提高很多,有19人占总人数的16.1%的调查对象选择因为住房比较舒适才搬到移民新村居住。但新村移民长期入住率并不高,选择经常住在移民新村的有55人,只占总人数的46.6%。并呈现出季节性入住的特点。在冬季牧场不能放牧时藏族群体大多数都返回到移民新村中居住,在夏季为方便放牧,大多数新村移民又返回到牧区放牧。这是由于新村移民原来社会存在方式是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而传统的畜牧业是一种靠天养畜的粗放生产经营方式,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新村移民的生产方式及生产观念还没有完全发生转变,对草原和牛羊不管是从生产方式还是心理上都还有很强的依赖性。正如埃利亚斯所言:“一些我们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适应了现时社会的水准,并对它形成了条件反射的缘故——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地、费力地学会并使之固定下来。无论是像叉子这样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还是更大一些、更重要一些的行为方式都是如此。”<sup>[6]</sup>当出现一种和以前截然相反的生产方式时,新村移民会本能的感觉到无所适从,这种直接的演进博弈表现

在修建好的移民新农村中,长期入住率仍然很低,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回到牧区放牧,这是藏族群体原有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生活环境不适应之间的演进博弈;来来回回的返迁过程是新村移民必须经过的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典型的演进博弈的过程。

#### (五)教育观念的突变:引领未来的演进博弈

村民们在原牧区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加上长期以来封闭落后思想的影响,使藏族群体单纯依靠放牧为生,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很多牧民无法看到子女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所以在对参加问卷调查的118名新村移民的文化程度的调查中,小学及以下的人有81人,占总人数的68.8%;初中有15人,占总人数的12.7%;高中的有13人,占总人数的11.0%;中专、职技校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7.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0人。问卷调查的时间正好赶上学生放寒假,所调查对象中拥有初中、高中、中专、职技校学历的对象大多是在读的学生。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青海省西宁市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120.6%,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100.4%,而海南藏族自治州相对应的数据为64.9%和94.8%。<sup>①</sup>但在新村移民迁移到移民新村后,不但教学条件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最为重要的是新村移民对教育的认识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在对“吸引您搬到移民新村的原因”的问题调查中,有34.7%的人选择“因为子女上学便利”,才搬到移民新村;同时有51人占总人数的43.2%的调查对象认为搬到移民新村后“子女的教育费用明显比以前增加”;在对搬到移民新村后新村移民对子女教育的看法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有12人占总人数的10%的调查对象选择“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移民新村的学校建设的比较集中,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可以在移民新村附近就读。过马营镇有两所藏族寄宿双语小学,学校拥有计算机中心、多媒体、网络教室、电子琴音乐教室和远程教育卫星宽带网络等现代教学设施,学校开设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音乐、美术、体育、科学、思品等课程。有108个人,占总人数的91.5%的调查对象对目前孩子就读的学校表示满意。教学条件的改变及严峻的就业形势正在逐渐改变藏族群体的教育观念。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在新的生活环境之中产生的,是新村移民适应新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过程,也是新村移民逐渐适应新生活的一个体现。新村移民想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获得更多的知识,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一个固有封闭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新一轮的文化精英很可能就此而诞生,藏族群体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继而维护好藏族群体的既得利益或为藏族群体获取更大的利益。新一轮的藏族文化精英和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精英相比,更能引领和传播新技艺和新思维,将新一轮的演进博弈继续下去。

<sup>①</sup> 以上数据来源于2012年青海统计年鉴,第533页。

### 三、结语

博弈理论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和博弈参与者的比较静态均衡上,但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进行的博弈常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博弈是一个长时间的参与、较量和校态过程。<sup>[7]</sup>演进博弈论将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使其理论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新村移民既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族群已有的文化,同时也对外来文化充满憧憬与好奇,在这种憧憬与好奇的支配下,新村移民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逐渐使原有的族群文化开始发生变迁,此种变迁过程的实质就是演进博弈的过程。当一种新的文化与之对抗时,藏族群体在竭力守护本族群文化的同时,为了适应现在的生活,使藏族群体能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生存,他们又很难抵制其他文化的扩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方与区域族群文化必定经历此种过程。

百乐·司宝才仁曾论述到:三江源生态移民区的文化在迁入地强势文化面前正在经受冲击,正在经历着变迁、融入的历程。这种移民文化变迁是亚文化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突变,这种突变面对着主文化或者说面对着强势文化,应当说具有文化进化的意义。<sup>[8]</sup>白雪梅在《三江源环境保护中生态移民的人文思考》中论述到:移民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彻底摒弃祖先“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适应移

民地的环境和文化,传统文化将不可避免发生变迁。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sup>[9]</sup>周甜在阐述生态移民社会角色时论述到生态移民搬迁到新的社会环境,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在的发生冲突、游牧文化和定居文化发生冲突,生态移民户籍上还属于牧民,但职业上已经脱离了畜牧业,这便引起了角色上的冲突。<sup>[10]</sup>这一系列的论述实质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应出三江源区文化乃至社会出现的演进博弈特征。

不论是过马营镇的移民新村,还是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其移民文化的演进博弈进程存在很大的类似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藏族群体本身固有的族群文化在与外界文化发生碰撞时,这种演进博弈的过程就会存在,而且藏族群体既会吸收外界文化中的新的东西,如现在的语言、服饰、饮食、部分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迁,但同时也没有丧失自己本族群的文化,而是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藏族群体也会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和演进博弈的不断进步而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从而做出对自身更加有力的选择,使自己与现在的生活能更加融洽。这种融合与选择的过程不会终止,当再有新的外来文化与之接触时,仍会有新一轮的演进博弈过程继续上演。

### 参考文献:

- [1]青海省贵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贵南县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43.
- [2]马伟华. 生态移民与文化调适:西北回族地区吊庄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12.
- [3]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7. 33.
- [4]关丙胜. 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7.
- [5]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3.
- [6]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的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二卷)[M]. 王佩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302.
- [7]关丙胜. 演进博弈:族群文化的基本特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6):33-37.
- [8]百乐·司宝才仁. 谈三江源生态移民及其文化变迁[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3):52-56.
- [9]白雪梅. 三江源环境保护中生态移民的人文思考[J]. 青海环境,2009,(9):109-112.
- [10]周甜. 牧民?农民?市民?——浅议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角色的特殊性[J]. 青海民族研究,2009,(10):144-146.

## The Evolution Game of Immigrant Culture in the Sanjiangyuan Area ——Take the Immigrant Village Called Guomaying Town in Guin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for Example

XUE Li-juan, SHI Yu-mei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Abstract:** A number of Tibetans from Sanjiangyuan area who settled near the town and form new immigrant villages, its culture comes along with a series of changes. This study of the hinterland of the sanjiangyuan area, State in Guinan County, Hainan Tibetan immigrants Village through Maying fieldwork, from the language, clothing, food, housing, edu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hange towards immigration village visits, The biggest change of cultural discovery in Sanjiangyuan migration areas characterized by evolution game is that after the immigrant culture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immigrant culture through individual breakthrough and group selection gradually molded to the shape.

**Key words:** Sanjiangyuan area; evolution game; immigration